

停戰以後

辛 毅

电影文学剧本

电影文学剧本

傳戰以後

辛 毅

北 京 出 版 社

1963年

停战以后（电影文学剧本）

辛 毅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印张：3·插图：2·插页：2·字数：67,000

1963年10月第1版 196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700册

统一书号：10071·654 定价：（7）0.44元

內容說明

一九四六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集團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面和中共進行和平談判，一面在美帝支持下積極準備發動大規模內戰，妄圖消滅中共，攫取人民勝利果實。

這部電影文學劇本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上，以國民黨反動派違反國共停戰協定所挑起的“安平事件”為中心，深刻地描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在貌似強大的敵人面前，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英雄氣概；徹底粉碎了美帝國主義勾結蔣介石集團在我國挑起內戰，借“調處”為名，行備戰之實，以便使中國永遠淪為美帝的殖民地的惡毒陰謀；並且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了窮凶極惡的美帝國主義的真面目。

劇本真實生動地再現了這一革命歷史鬥爭的史實。人物性格鮮明，故事情節引人。

這部電影文學劇本曾以《歷史的見證》為名發表過，這裡出版的是經作者根據已攝制完成的影片重新修訂的定稿。



上：顾青（張平飾）抵达北平，中共代表团刘參謀（左，魯非飾）前往迎接。

下：陈司令員（陈戈飾）指責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阴谋。

BB 15/64



上：美方代表費丁（譚寧邦飾）在酒會上伪装一副假面孔，倡議為“和平”干杯。

下：顧青在“安平事件”調查會上，嚴斥美蔣違法行為。



- 上：刘參謀突然发现一張紙条，从条上得知薛平确被美蔣特务綁架。
- 下：美蔣企图以假证人来蒙蔽“安平事件”真相，顾青当场揭穿敌人阴谋。



上：我軍將美蔣襲擊安平之罪証公布於眾，美蔣無法狡賴。

下：覺悟了的謝宏教授（梅熹飾），遭特務毒打，他將特務的恐嚇信交給顧青看。

（北京電影制片廠宣傳科供稿）

序 幕

祖国的心脏北京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处处气象万千，朝气蓬勃。一座座工厂，一幢幢高楼，像花朵似地在古代建筑群的四周矗立起来。宽敞整洁的瀝青路两旁，翠绿的树木、鲜艳的花草迎着太阳的光辉在闪烁。站在一座高楼顶上往下眺望，在一望无际的绿色的海洋中，四面点缀着无数的红旗，那是正在建筑中的高楼大厦。

光芒四射的天安门广场，在十年的巨大变化中，显得更加宏伟、壮丽、庄严了。天安门将永远保持着青春的光辉，迈步前进。灿烂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放射着祖国三面红旗的伟大光彩。

一九六〇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宣布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以后不久，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在一辆“红旗”牌小汽车上，一位军官侧身向车窗外望去，车子正行驶在北京宽阔的马路上，一幢幢新起的楼房在两旁闪过，经过十字路口转向长安街驶去。

宽阔整洁的长安街，白杨成行，华丽的塔形灯柱排列两

旁。

車子从远处駛向壯闊的天安門廣場。

車子在雄偉壯麗的人民大會堂東門前停住。

軍官下了汽車，背身健步踏上了人民大會堂的石階。

人民大會堂內。

輝煌的大廳、高大的大理石圓柱閃閃發光，參觀的人群絡繹不絕。

軍官走到衣帽間，脫下軍帽交給服務員後，正側身等着拿号牌時，一位女服務員說：

“快看！被釋放的戰犯！”

軍官回轉身來，注視着遠處。我們這時才看清這位軍官的面貌，四十多歲，神采奕奕，肩章上佩着中將軍銜。這就是影片的主人翁——顧青。

一群身着同樣顏色制服的被釋放的戰俘，由兩位工作人員帶領走過來，女解說員邊走邊向他們解說。

女解說員的聲音：“整個建築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北邊的宴會廳；第二部分是大會堂；第三部分在建築的南面，是人大常委會辦公樓。上面的這些吊燈，都是用水晶玻璃製造的，這是各地燈具廠的工人同志們特為大會堂趕制的。過廳的護牆板里边有通風設備，周圍是石膏的浮雕圖案，地面都是用天然大理石鑲嵌的……”

被釋放的戰俘中，有一個身材矮瘦的戴眼鏡的四十來歲的人，忽然站定，凝視着顧青，拘謹的眼神一面注視，一面像在思索……顧青並未在意，接了存衣的号牌，向大廳內走去。剛才注視顧青的那人，緊跟着趕上去，情不自禁地喊了聲：“顧將軍！”

顾青随着喊声转过身来，还来不及问话，那人就自我介绍：

“我！我是这次被政府第二批宽大释放的战俘李国卿。”

顾青：“噢，记起来了，我们在军调部打过交道，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了，有意思！”

李国卿：“惭愧呀！记得那年分手的时候，顾将军说，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也许会在俘虏营里看到我！”

顾青：“噢！”

李国卿：“事隔十几年了，言犹在耳！”

顾青微笑着说：“是啊！那是在一九四六年。”

第一章

一

一九四六年。

正是冰解河开的时节。原野上，一片早春景象。

一条铁轨伸向无际的平原，铁道两旁是日寇留下的封锁沟、碉堡群。在这些罪恶重重的碉堡上，却飘扬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夜。

铁道上出现了一列火车，车厢一节接着一节在黑夜中飞驰而过。

车厢内。一节二等软座房门的玻璃上，贴着“军调部专用，闲人免进”的条子。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美国兵，大部分座位上都堆放着东西。

一位身穿军调部将校服的军官，披着一件军大衣，座旁放着一顶军帽，正在看手里拿着的一份《大公报》。报纸遮住他的脸，报纸上满载着“和谈”、“停战”的消息。

一声气笛长鸣。

军官将报纸放在小桌上，这时才看清他是八路军某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顾青，佩着少将领章。

顾青转向窗口，了望着夜色朦胧的原野。

他轉過臉來，有些疲倦的樣子，兩手揉了揉太陽穴，頭靠在座位的靠背上，閉上了眼睛……

画外音(顧青的聲音)：“一九四六年的春天，組織上調我到國民黨劫收後的北平去，參加有美國佬在內的軍事調處執行部小組工作。在那戰爭與和平的嚴重時刻，我經歷了這樣一段生活……”

突然一聲“報告長官”的聲音傳來，驚動了顧青，他睜開了眼。一個國民黨的車警拘謹地恭立在他的面前。

車警：“……有位縣長找不到座位，能不能在這兒坐一下？”

顧青點了點頭說：“可以！”

車警轉身走去。

顧青毫不介意地把大衣墊好，舒適地靠着，眼睛剛要閉上，卻又睜開了。

這是一位身穿海藍色中山裝的人，看樣子，五十多歲，腦滿腸肥，一臉橫肉，紅得有點發紫的酒糟鼻子底下，兩隻像生了鏽的大門牙露在唇外，夾着公文包，由車警指引着蹣手蹣腳地走過來。這就是國民黨香河縣的流亡縣長班長儒。

車警：“請！”

班縣長：“好！”

車警指着顧青對面的座位說：“就這兒！”

班縣長：“好，好！好啦！”他來到顧青面前點頭哈腰，諂笑地招呼着：“長官，您好！”然後恭恭敬敬地坐下。

顧青點了點頭，沒有作聲，警惕地觀察着這位來客的舉動。

班縣長見顧青沒有作聲，有些惶恐不安，一對鼠眼偷偷溜來溜去，最後他盯住了顧青閃閃發光的少將領章，神情更為不安。

他忙着掏出烟来，搭訕着敬烟：

“长官，您抽烟吧！这是日本仙島牌的！”

顾青：“謝謝，我不会吸烟！”

班县长燃了一支烟后，又搭訕着說：“噢！长官，您是刚从大后方来的吧？”

顾青和善地說：“这么說，你来了很久啦？”

班县长：“不瞞您說，兄弟在汉中任过专员，現在調任香河县长，因为县境被共軍所占，县署暫設涿县。”說着赶忙递給顾青一張名片，上写着：

原任陕西汉中专员

現任河北香河县长

班 长 儒

通訊处河北涿县县署轉

顾青看完名片笑了笑，把名片放在茶桌上，說：“抗战胜利了，班县长怎么沒有高升三級呀？”

班县长感慨地說：“兄弟为人忠厚，不善交际呀！不过为了效忠党国，共赴国难，这也沒有什么！嘿嘿，主要是現在北方的天下还不是咱們的。就拿涿县来說吧，出了城圈就是人家的天下。”說着用手比了个“八”字，又泄气地說：“城里連个窝窝头也吃不上啊！”

顾青頗感兴趣，带点諷刺的口气說：“那么你这是去香河就任罗？”

班县长：“不，不。香河还在人家手里，平津公路让人家拦腰

斬斷；我想到北平走一走上司。唉！寄人籬下終究不是個辦法呀！你總得打出個地盤來，好吃飯哪！”

顧青：“打出個地盤來，你拿什麼打呀？”

班縣長湊近顧青，壓低了聲音說：“門治中的部隊已經部署好了，唉！倒霉的是趕上停戰令也公布了，所以我不得不到黨部去走一趟啊！”說完頗覺得得意地干笑着。

顧青：“門治中，那不是個大漢奸嗎？”

班縣長：“現在都換上國軍的番號了！要不是靠他們，咱們在華北恐怕連個立足之地也沒有啊！總裁這一招可就是高啊！嘿嘿，英明，真是英明！嘿嘿！”

顧青戲弄地說：“這個八路軍可不是好惹的啊！”

班縣長深有體會地：“可不是，這個土八路真討厭。你打他吧，找不到；你不打他吧，到處都是，真是鬧得神鬼不安哪！”

顧青不禁笑了起來。

班縣長不知所措地尷尬地陪着笑。

北平前門火車站。

毫無秩序的站台上，一片混亂，拥挤的人流向出口拥着……

嘈杂的叫賣聲中，夾雜着賣報的聲音：“買報瞧！買報瞧！《華北日報》、《民國日報》、《大公报》，瞧瞧美國總統的代表馬歇爾首途來華的消息。買報瞧，買報瞧，瞧瞧……”

顧青手提着公文包在人群中走着，搬運夫扛着箱子紧跟在后面。

远处，被人群隔开的班县长正伸长了脖子追赶着顾青。

車站出口，美國憲兵和國民黨的憲兵正在翻箱搜身地檢查

旅客，把一些无辜的人当作嫌疑犯扯到一边。

顾青走到出口的地方，被国民党的宪兵拦住。

宪兵：“派司！”

顾青把大衣一撩，胸前露出一枚证章：“軍調部中共代表团”。

宪兵眨了眨眼，放顾青过去。

落在后面的班县长这时已挤到出口处，滴溜着两只鼠眼追寻着顾青的行踪。

班县长似乎模糊地看见了顾青的背影，大声嚷着：“长官，再见！长官，再见！”

国民党的宪兵用可疑的眼光盯住班县长，把他拦住：“你嚷什么？”

班县长：“噢！没什么。”

宪兵：“去，那边检查！”

班县长急忙取出证件，递给宪兵，立即显出一副十足的官气，站着。

顾青走出车站，就听见一个很熟的声音在喊他。

“顾主任！”刘参谋向顾青迎面走来。

顾青：“啊！刘参谋！”

刘参谋：“我接了你两次没接着，真怕出了事啊！”

顾青：“车在路上耽误了。首长和同志们都好吗？”

刘参谋：“都好。车在那边，行李呢？”

顾青指着走在前面的搬运夫：“在那儿呢。”

刘参谋欲接顾青手里的公文包：“来，给我。”

顾青：“我自己来！”说着二人向汽车走去。

班县长滿头大汗地赶来，还在左右寻找顾青。很遺憾地自語：“糊塗，真糊塗！怎么連个名字也沒打听一下！……”說着无可奈何地走去。

二

車子停在离箭楼不远的道旁，刘参謀領着顾青走近汽車。顾青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瞻望着已离开将近十年的故都——北平。

箭楼、广場的紅牆、天安門和金碧輝煌的故宮，首先映入眼帘。但是，这只是北平的外貌，一时还看不出被美国佬和国民党反动派搞得烏烟瘴气的真正的北平……

受难中的北平。这里正在殖民地化，恐怖，混乱，充滿战争气氛。道路口，交通交叉点的交通伞被拆除了，代替的是新式地堡。軍、警、宪的駐在地和机关門口堆滿着沙袋掩体，架設着机关枪。交通要道滿布着武装崗哨，宪兵巡邏队出沒于大街小巷。

戴着白帽、臂上印着“MP”的美国宪兵到处游蕩着，神气十足地監視着一切。

臉上阴沉地沒有一絲笑容的行人，遇見了美蒋宪兵就变臉失色地赶紧蹣手蹣脚地溜走。

全副武装的美国兵乘坐着軍用卡車，示威似地耀武揚威地在馬路上疾馳而过。

市虎——美国吉普車，載着吹着口哨喊叫着的美國兵，以纵横于戰場上的姿态，到处横冲直撞。

美国的战斗机群从早到晚盘旋在北平上空，时而狂妄地擦屋脊而过，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

一陣飞机的怪叫从远逼近，接着几架美式战斗机在箭楼上